

# 遙祭陳華耀學姐

狂風暴雪天黑，  
慟難禁此景苦冽！

孤燈小案禿筆，  
淚如雨襟濕帕結。

音容笑貌難忘，  
數不盡相知歲月。  
兒小母孤多難，  
姊竭力幫扶援缺。

天涯海角出國，  
備厚禮出力獻策。

百寶箱（註）珍貴格，  
件件有姊費心血。

八零中美蜜月，  
第一次越洋西別。  
人到埠魚雁切，  
慨嘆異鄉人事陌。

九九、二〇、回國，  
相聚歡姊妹誼熱。  
只恨二〇冬劫，  
染風寒住院遭孽。

謝  
又  
新

天寒地凍風雪，  
姊送滋補喂羹啜。  
白髮蒼蒼擠車，  
妳厚我受心惶惑。

每逢佳節問候，  
龍年新春電話詰。  
乍聞王兄答「走了」，  
如雷轟頂哀痛絕。

大洋滔滔汪洋隔，  
遙祭陳姊在他鄉。  
靈若有知來入夢，  
慰我哀思哭斷腸。



陳耀華學姊爲我精業高級會計專科學校同窗，武漢解放後該校併入當時之中原大學（現湖北財經大學）之國際貿易系，她畢業後由政府分配至湖北省棉花公司直至離休。老伴王兄係湖北省藥材公司總經理，兩家兒孫皆優秀成材。陳姊只大我兩歲而今走了，深深惋惜她走早了。哀哉！

學妹謝又新泣祭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

農曆龍年正月初二於加拿大多倫多

註：『百寶箱』即出國門赴美國紐約探親到家姐府上之禮品。自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建交後，中國門戶開放，鼓勵人民出國探親。家姐具名邀請我探親，姊侄韋中儀（當年戰亂中的小童子）以經濟實力擔保，長子王瑞赴美自費留學。當我首接信函（由武漢僑委會轉我的工作單位統戰部門黨委會）拒不聯繫，因家姐自1950年春去香港後音訊全無，但此海外關係之說，對我入黨影響嚴重，提及禍害無窮，有百口難辯之厄。數十年來積極苦幹，各種

運動中都是無法交待她行動如何的酷題。我孤兒寡母困難深重，並無任何僑滙和物資，由香港接濟。一九七六長子王瑞工作於湖北醫學院附屬第一人民醫院。一九八〇年次子王璞當兵後原至武昌東湖發電廠工作。小女王玫已考入軍醫大學，我也病休家中，凡事妥切勿須周濟。更何況如毒蛇猛獸的禍害新中國老百姓，倒霉的『海外關係』危害已久，殘傷慘烈。但省市僑聯卻派幹部上門『工作』說服，我得為祖國的中美友好關係作出姿態，必須回信『聯絡』親戚，同意家姐邀請探親，接受為長子擔保的自費留學。工作單位批准我帶薪事假兩年，借半年工資出國。保衛市部門為我母子辦理出國護照。但為感謝國外親戚，我必須傾家所有準備禮物。因而家中除了次子上班的自行車，一個半導體收音機，一座夏季武漢至寶的電風扇，再一無所有了。那時剛開放門戶的中國，物資奇缺又貴又俏，但諸朋好友相助如陳姊買到了國賓飲用的高級茅台酒，中藥珍品天麻。其他各方幫我搜購的象牙筷、細瓷、絲棉被以及蘇綉、川綉、湘綉、錦鍛被

面。甚至於江西景德鎮張小泉名牌剪刀一應俱全。直至我定居加拿大之前，才留下我與家姐合名（因我早期無美國綠卡身份存錢），最後的一萬美金，以作八〇年出國機票，以及其他資助的補賞。回首起來其實一九八〇年的出國之行「可有可無」，傷了元氣也累了親友。



旅居加拿大85高壽李銘鄉親（謝又新），於2012年2月1日龍年正月初十在自宅與旅美姨侄姜祖忠博士之合影。